



江山文學
www.vsread.com

化蛹成蝶

于茗 著



吉林大學出版社

化蛹成蝶

蝶

于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化蛹成蝶/于茗 著. —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5601-4756-7

I. 化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1205 号

化蛹成蝶

作者: 于茗 著

出版策划: 赵兴华 崔庆文

责任编辑: 张显吉 魏丹丹

封面设计: 孙 莹 栾 疆

责任校对: 张 梦 庞 磊
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

邮 编: 130021

发行电话: 0431—88499826
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—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印 刷: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74 千字

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4756-7

定 价: 16.00 元



引子

四周一片洁白，我是身置茫茫雪原吗？阳光透过疏朗的松林照在我的身上，暖暖的。我没嗅到那淡淡的松脂香和雪花的清凉，弥漫在我周围的却是医院的消毒水味，我清醒过来，明白自己正躺在北京宣武医院的病床上，而且马上要进入手术室，接受一场也许会彻底改变我命运的手术。

8点30分，随着一阵匆忙的脚步声，身着白大褂的李勇杰教授和其他几位医生挎着医药箱、拿着医疗器具走进病房。他们身后簇拥着许多神色紧张的媒体记者。

护士们手脚麻利地为我换上无菌服，搀我坐在病房中央的椅子上，李勇杰教授和他的助手马凯、石长清医生为我安置立体定向头架。李医生用紫药水在我剃光的头顶上画一条虚线，然后将一个冰凉的金属架安放在我的头上，助手把装满药液的注射器递给他。我怯怯地想，这也许就是麻药吧。当粗大的针头扎进我太阳穴附近的皮下时，一丝疼痛感顺着我的脸颊缓缓流下。固定头架的几枚金属钉依次扎进那几个针眼。剧痛！难忍的剧痛像一颗手榴弹在我额头上炸开，几乎令我昏厥，我咬紧牙关，双手死死地抓住身上的无菌服，似要把它攥出水来。

站立一旁的母亲脸色苍白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，额头上紧张得沁出了细细的汗珠。她双手合十放在胸处，我感到母亲的心在颤抖，在祈祷，在默默地为我分担痛苦。

父亲目光凝重地盯着我的反应，看到我的目光，他故意做出一副

轻松的样子说：“慧慧，别怕，爸爸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你看，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在为你打气，你还怕吗？你记住，现在疼痛只是暂时的，将来你会幸福一辈子。”父亲竭力装作镇静安慰我，但我还是感觉到他的内心万分紧张。室内清凉宜人，他脸上却有汗珠渗出。

我被电视摄像聚光灯所包围，照相机的闪光灯在我眼前像闪电一般频频闪动。我听到很多声音在说：“张慧，别怕，你是最坚强的，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挺住，度过这一关。”父亲的鼓励，朋友的加油声，声声入耳，声声入心，让我勇敢坚强。我轻轻地对焦虑不安的母亲说：“妈，你看，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在为我加油，我一点儿都不疼。妈，别为我担心，看到你为我心疼的样子，我的心也很痛。”

母亲捋了捋挡在眼前的头发，擦掉脸上的汗渍和泪痕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，说：“妈不担心你，你也别着急，安心听医生的话。”

麻药开始发挥药力，我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仿佛漂浮在温暖的泉水之中。我感觉不到疼痛，感觉不到自我，一切都在慢慢离我远去，我飘飞在云霄之上……

当我清醒过来已是上午9点，头架固定妥当。医生把一块散发着药香味的白布蒙在我头上。我被父母搀扶着，缓缓走向手术车，母亲将我抱到车上伺候我躺好，护士推着手术车走了。再见妈妈，再见爸爸，再见朋友们！我想像着自己正坐在缓缓行驶的列车上，探身窗外向大家挥手告别。我不知道这趟车最终开向哪里，是我梦寐以求的天堂，还是万劫不复的地狱？

爸爸和医生拉着手术车，母亲在旁边紧握着我的手，说着一些让我坚强的话，嘱咐我做手术时要全身放松，配合好医生。我一动不动地躺在车里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嗯，知道了。”尾随的记者们扛着摄像机，架着照相机快门，追踪报导我手术的全过程。

手术车在走廊中缓缓而行，在电梯中进进出出，一步步载着我驶向未知的世界。

躺在车上，我内心如潮水般不停地涌动。以前我只在电视里看过这样的场面，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我只是一个残疾人，一个对社会没有丝毫贡献，仅仅写过几篇拙文的残疾姑娘，得到的却是大家无尽的关怀和厚爱。我也知道，记者们关心的不单单是我一个人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对我的报导，让更多的脑瘫患者树立信心，可以和我一样通过手术和康复锻炼，改善自身健康状况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。

越是缺失什么越感到它的宝贵！我对自己说，前面的路还很长，我不仅要好好地配合手术进行治疗，还要帮助那些生活在悲观的朋友走出人生的阴影，鼓励他们拼搏奋斗，自强不息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感觉像是有半个世纪那么久，手术车进入了地下核磁室。

李医生向我交待：“不管机器发出多大的声音，你都要在里面安静地躺着，千万不要动，我们为你定位。”

我点点头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我躺进机器里。父亲的双手离开我的身体，机器仓门缓缓地合上了。核磁机器开始运转，三维靶点定位工作随即开始，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，犹如一列火车正从我头上驶过，又如一场枪炮齐鸣的激战在耳边打响。

9点40分，在父母的祝福声中和众多记者的簇拥下，我被推进手术室。满脸微笑的护士委婉地把父母阻挡在门外。门缓缓关上了，我依然听到他们在大声叮嘱：“慧慧，坚强些，我们等着你……”一扇大门，分隔了我和父母。他们只能无奈地呆在走廊里，焦灼地走来走去，像阻挡在笼子之外的大雁，而我则似单飞的小孤雁，难掩满怀惊慌，孤零零地躺在手术床上。

手术室和外面是两重天，医生和护士都穿着绿色的无菌服，戴着大口罩、帽子遮掩着脸庞，一切都让人感到神秘。

我躺在尚未开启的无影灯下，全身不停地颤抖，抑制不住内心的

紧张和惶恐，直到被注射了一针镇定剂后，我才在药物的作用下慢慢地冷静下来。

“张慧，不要害怕，你已经打了麻药，一会儿开刀时你会睡上一觉，过后你会有一丝疼痛”，医生们边说边工作。这个医生为我注射，那个医生为我戴氧气罩……不一会，我的全身都被医生“武装”了起来。在药物的“催眠”下，我渐渐闭上了双眼。我憧憬，当我再次醒来，自己的右手就会变得伸缩自如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呈鹰爪状，它不仅能配合左手敲打键盘，还能握笔写字，也许还能帮母亲做家务。

别了，这只残而无用的右手；别了，以往屡遭艰难、屡遭歧视侮辱的生活。张慧，当你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，看到的将是另一片多彩的蓝天，一个如花般灿烂的骄阳，鲜艳无比的花朵，美好而富有的未来生活！

我憧憬着，朦朦胧胧间，好像进入了时光隧道，重新看到了这二十几年我所经所历的一切……

CONTENTS

目录



- 001 第一章 石破天惊鸣不平
- 008 第二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
- 015 第三章 彩虹总在风雨后
- 024 第四章 乘风破浪会有时
- 032 第五章 豆蔻年华芳菲却
- 045 第六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
- 063 第七章 此去经年柴门事
- 077 第八章 吹尽黄沙始到金
- 091 第九章 一片冰心在玉壶
- 098 第十章 凤凰涅槃乘风起
- 108 第十一章 沧海月明珠有泪
- 122 第十二章 病树前头万木春
- 129 第十三章 鸿雁长飞情相度
- 140 第十四章 海上明月共潮生
- 159 第十五章 万类霜天竞自由



第一章

石破天惊鸣不平

1982年6月30日。

午后，天色渐暗，阴森森的乌云仿佛要把世界压扁，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，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。

此时，在辽宁省一所县级医院低矮简陋的产房里，一位少妇就要初为人母。

傍晚时分，身着白色孕妇裙的王丽一手支着后背，一手抚摸着己将要炸开的肚子，在母亲的搀扶下，艰难地从正厅的长椅上站起，弓着腰，用手护着肚子，第三次走向产房。在拥挤而嘈杂的走廊里探视的人们，纷纷给她们母女让路。

在产房门口，她们再次被一位肥胖的女医生拦住。这位医生织着毛衣，哼着小曲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看到有孕妇过来，正在织毛衣的她以川剧变脸的速度，换上一副威严、不耐烦的面孔，大声训斥道：“怎么又是你们？我不是说过，不让你们来这么早吗？回去！”她训斥着这对母女，手中仍然没忘织着毛衣，说完，她又继续低头查看她的毛衣。

随行的母亲掩住满脸焦急，搀扶着女儿打着笑脸，向女医生低声央求：“大妹子，你看她疼成这样，肯定是快要生了，你通融一下，让她先进产房吧。”

谁知胖女人突然抬起头，冷冰冰的脸拉得很长很长，厉声喊道：

“是你生还是她生？回去！”

“这位大姐小声点行不？孩子刚哄睡，你一喊，又被你吵醒了”，一个男人抱着哭闹不止的婴儿从产房里出来，轻声细语地对胖女人说。

“你睁眼看看，是我吵，还是她们吵？”刚好她织完一行毛衣，右手便握着竹针指向这对母女，怒气冲冲地对抱婴儿的男人吼道：“我说你怕吵就回家，还住院干什么？戴个眼镜假斯文，却不守医院秩序，真看不惯你这种人！”

一位护士路过此处，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。那位男士只好轻拍怀中的婴儿，忍气吞声地走回产房。

母亲摇摇头，搀扶着面容痛苦的女儿进退两难。

站在一旁，一直一言未发的产妇的丈夫张民，对眼前这位大呼小叫的女人怒目而视，胖女人也毫不示弱地瞪着眼，将手中的毛衣放在一边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像是谁惹恼了自己，非要把他吃了不可。不巧，她怀中的线团掉在了地上，她弯腰去捡，那张吊瓜似的长脸仍然紧绷着，双眼迸射出狠光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一位亲属为了缓和气氛，凑到张民身旁耳语：“这是不是她们的工作方法，或许是大夫们有意让她这么做的，让产妇忍痛活动活动，有助于生产。”

时间已是16点20分，坐在走廊长椅上的产妇身子疼痛得左右晃动，呻吟声几乎变成了哀嚎。束手无策的亲属们只好再次跑去求看门的胖女人。突然在这时，产妇大叫一声，身体从长椅上慢慢滑落，在地上缩成一团。

“她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不快送她进产房？”看门女人看到产妇的状况，一改先前的凶样，开始埋怨起随行的亲属。亲属们像如闻大赦的囚徒，手忙脚乱地把产妇送进产房。不等产妇在产床上躺好，大夫就像轰乞丐似的将产妇亲属赶出门外。一声冰冷的钝响，门被大夫无情地关上。



张民在产房外坐立不安，他趴在产房的窗口处，焦急地想知道妻子的情况，可根本看不清里面的任何动静，他只好转身在产房前焦急地踱来踱去，双手捂着胸口，像是在等待一场生死判决，又像在祷告上天保佑。

上夜班的大夫陆续走了过来，她们边换衣服，边进产房接替值白班的大夫。两群大夫互打招呼，说说笑笑。一位年轻女大夫用手指着还没脱下的花衬衣，脸上闪烁着幸福的光芒，这是男友送给她的礼物，她正把甜蜜的爱情展现给同事，让大家分享她的幸福……

“哎，你的对象真好，还没结婚就给你买衣服。我们家孩儿他爸和我结婚十几年了，抠得很，什么也不给我买”，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夫边脱白大褂边羡慕地说。大夫们谈论着那个正被爱情滋润的小同事，议论她请大家喝喜酒的日子，把产床上嗷嗷待产的产妇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……

听着妻子的阵阵疼痛呻吟声，张民恨不得冲进产房，去为妻子分担痛苦。可那扇冰冷的大门像阴阳两世的鬼门关，无情地将他阻拦在外，他忐忑不安地站着，气愤地听着门里传来的嬉笑声，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要冲进门去，揪住那些大夫，把他们按在产床前为妻子接生。

这时，张民碰到了妻子在粮食局工作的堂姐，她来医院探望朋友。堂姐在当时只是粮食局一个小职员，但在当年计划经济、粮食实行供给制的年代，像堂姐这样的粮食局职员却是分外吃香，许多人都想攀上他们，希望通过他们多弄些平价细粮。产妇堂姐的到来，戏剧性地改变了产妇的遭遇——

堂姐看见了焦灼不安的婶婶，得知堂妹要生了，皱起眉头抱怨道：“为什么事先不给我打个招呼，这儿的大夫我差不多都认识。”说完堂姐转过身去，敲了敲产房的门，里面探出一张冷若冰霜的脸，看到堂姐立刻如变色龙一样，瞬间变得春风满面。这位大夫听了堂姐的话，一边埋怨家人为什么不早说，一边赶紧进产房向同事交待。大家知道产

妇的关系后，立即停止了嘻嘻哈哈的打闹，一个个如临战的士兵，麻利地为这位“红人”的堂妹接生。

看到大夫们齐齐涌进产房，产妇苍白、疲惫的脸颊上终于浮出一丝微笑。这时，疼痛感消失，肚子里的胎儿忽然没有了任何动静。她只能往好的方面想。她想：“是否孩子也知道自己即将与妈妈见面，高兴得顾不上动弹了？还是他（她）太眷恋母体，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“家？”

堂姐的到来，终于让张民悬着的心放松了些，他在门外一直左右徘徊，目光却盯着紧闭的产科大门。时间一分一秒地在他急切的目光中缓慢地流逝。

人生中有许多无奈，时间也常常和人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。往往当你希望时光停留时，时间却飞快如梭；可当你心急如焚等待时，时间却像个年迈的老者，不紧不慢地迈着优雅的步伐缓缓而来。

终于，一位护士从产房门口闪出。张民像迎接天使一样跑过去，她面带歉意地对张民淡淡地说：“很不幸，由于产程过长，孩子窒息了。”

张民呆呆地愣在那里，像是失去了意识一般，一连问了护士几次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而且一声比一声响。护士害怕了，赶紧躲进了产房，在门缝里又大声复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张民感到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左摇右晃，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他走向前，一把抓住护士的领子，把她从门里拉出来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……”护士结结巴巴，想叫不敢叫，当她颤抖的声音再次将那不幸的事情复述一遍时，张民如遭霹雳轰顶般呆住了，半天才清醒过来，但依然死死地抓住护士的衣领。护士像被吓丢了魂，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。过了一会，张民感觉像是有十几年光景那么长，最后他缓缓地将护士松开，歉意地点点头。他安慰自己，既然没和孩子见面，孩子没了也就算了。他强忍着心中的痛苦，急切问道：“我妻子有事吗？”

“她，她一切正常！”护士喘息着说。



妻子无事就好，十个月来，那个未曾谋面的小家伙给两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快乐，想想在此之前，妻子每天都一脸幸福地向他述说胎儿的丝丝变化，让他把耳朵轻贴在自己的腹部，仔细听她肚子里隐隐约约的胎动。夫妻俩经常盘算着孩子降生后的生活，讨论着孩子的名字，想像他（她）的长相更像谁，如何把他（她）培养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。他也早为自己的宝贝想好了名字，无论男女，都叫张慧。他自己未进入大学校门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。张民喜欢音乐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他甚至还为未来的宝贝安排……这是他和妻子每天最幸福的事情，这些仿佛是昨天的事情，历历在目。

可是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打碎了他所憧憬的一切，他一时不知所措，他难过、悲伤，可想想比他还要心痛的妻子，张民知道现在他必须给妻子更多的疼爱与安慰，让妻子尽早走出伤痛。

但此时，他对眼前的这一切却迷惑不解，既然产妇平安无事，为什么还不出来？

他刚想到门口询问一下，门忽然开了，一位小巧玲珑的女护士抱着一个婴儿走了过来，她认出张民是产妇的丈夫，笑眯眯凑上来让他看孩子，怜爱地说：“这小姑娘，真漂亮，不救过来，太可惜了，给，这是你的女儿。”说着，她把婴儿交给了张民。孩子死而复生了！张民抱着眼前这个面色红嫩的婴儿，短短之间发生了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，张民感觉这一切都像是在梦中。

妇产科权威人士王大夫走过来，拍拍发呆的张民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残废。”张民不解地想问为什么，但王大夫却低着头匆匆走了。

有雷声响起，滚滚的雷声仿佛在产房顶上碾动，大地在跟着震动。预谋已久的大雨从黑压压的天空上直泻下来，雨水夹杂着弹珠似的冰雹狠狠地砸在窗户上，声声欲碎。

张民在孩子降生之前，常常梦见妻子为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孩



化蛹成蝶

一个不屈命运实现梦想的故事

子。他在梦中，听到孩子甜甜地喊他爸爸，奶声奶气，比什么歌都好听。在孩子即将出生时，他有空就陪妻子去买婴儿用品，他是多么盼望小生命早日降生！可现在王大夫的一番话，在他听来却比天上的雷声更震耳欲聋。他冲动地向王大夫的背影喊道：“大夫！大夫！你们搞错了吧？你看看，这孩子好好的，怎么会有残疾呢？”王大夫走远了，或许他真没听到，或许他不忍回答。从产房出来的医生护士也都绕过叫喊的张民，像躲瘟疫似地匆忙逃了。

张民低下头看着怀中安静的婴儿，他不相信王大夫的话。他亲亲孩子胖胖的小脸，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，他的眼睛湿润了。

这就是我——张慧，初到人间的过程，那位不幸的产妇便是我的母亲，张民是我的父亲。

人世间，爱有多种，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。

此刻的母亲拼命地摇头，不相信她在产床上听到的话是真的，“我从没做错什么，上天公平，不会这样惩罚我的！”但悲伤和担忧却像时刻会萌发的种子埋在了她的心中，她的目光停在了孩子身上。活脱脱的小生命在她眼前安静地睡着，她轻拍安静的女儿，想起自己怀胎十月的点点滴滴，暗下决心：“这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要让孩子幸福地成长，即使她会残疾，我也要治好她的病，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地成长。”这是我第一次躺在母亲怀里的情景，这些美好而疼痛的记忆，都是我从外婆，从父母的回忆中得知的。我想，当我最初躺在母亲怀里的那一刻，应该是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妈妈的怀抱是我一生不变的家，每当我需要安慰，母亲总是向我敞开那温暖的怀抱，直至现在依然如此。

时光回溯，在那个令人难忘而憎恨的医院里，由期待紧张到面无表情，再到声声叹息的亲属们，在各个角落同情地窃窃私语。

父亲的朋友大成叼着烟拿起火柴，擦亮一根，点燃香烟，吸一口，皱起眉头，像是在思索什么。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我看这孩子长大后



只能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，干脆丢掉算了，反正你们还年轻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这是我闺女，是我身上的骨肉，我一定要养大她。”母亲瞪了他一眼，低下头，怜爱地亲亲怀中的我，眼泪又一次挂满她的面颊。

“对，小丽说得对，我闺女那么辛苦地生下她，怎能因她有残疾就扔了？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，我们女人可下不了这么狠的心。”姥姥从母亲怀里接过我，慈爱的看着我：“这小丫头多俊俏，姥姥爱都爱不过来，怎么忍心让人抛弃你？不管外人怎么说，你都是妈妈和姥姥的心肝宝贝，我们绝不允许你受到欺负。”说着，姥姥低下头，亲了亲我的小脸蛋。

“对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没见过也就算了，见了面我们一定要尽到责任”，父亲坚定地说，从姥姥怀中抱过我，双手托着，慈爱地端详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怜爱。

姥姥点了点头，用肯定的目光望着女婿，她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自听到医生的诊断那一刻起，她心里便充满了恐惧，害怕女婿会嫌弃这个孩子，甚至会狠心地抛弃她们母女一走了之，另组新家。看到女婿这样，她放心了。女婿抱着自己的外孙女，脸上虽显现出淡淡的失望和忧伤，但却能看出他对孩子的喜爱与怜惜是从内心发出的。她泪眼濛濛地望着这对父女，心想当初女儿是选对了人。

第二章

可怜天下父母心

雨停了，风推走了乌云，夜空露出了它灰蓝色的脸庞。月亮透过云隙，斑驳的树影洒在产房的床上，在婴儿的睡脸上摇曳。孩子的小脸是那么的恬静、那么的可爱，美得让人禁不住想去亲吻。

一阵啼哭声打破了产房的宁静，对床的宝宝又醒了。孩子的爸爸慌忙跑过去，翻开小被儿看孩子，又拿起奶瓶冲奶粉，然后把奶粉滴一滴在自己手背上试试温度，这才抱起宝宝，把奶嘴轻轻塞进她哇哇哭叫的小嘴里。哭声停了，孩子咕嘟咕嘟的咂奶声开始响起。男人晃动着身子哄着宝宝，轻言细声地说：“小宝贝，听话，等你长大，爸爸给你买漂亮的衣服穿，把你打扮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。”

爸爸双手摇动着摇篮，羡慕地望着那个一脸幸福的男人。因为从姥姥喂过我几勺奶后，我再也没哭着要奶，对床的宝宝比我晚出生半个小时，已要过三次奶，饿了哭，尿了闹，满屋就属她最热闹。父亲一直守在我身旁，瞅着我微微翕动的鼻息，生怕一眼不见，我会离他而去。再看着对床的父亲不是喂奶，便是换洗尿布，幸福得直想哼小曲。爸爸看看人家又想想自己，不禁喟然长叹，做了父亲，为孩子而忙是快乐，是幸福，而自己的宝宝在此时为何如此安静？

他不停地翻开我的小被子，看我尿没尿；摸摸我的小肚子，看饿不饿。我却纹丝不动地平躺着，前胸还有两个深黑色的手印凹陷，一看就知道是做人工呼吸时留下的痕迹（此手印三岁时才下去）。听说，刚



生下来时我除了呼吸，其他都毫无知觉。直至深夜2点，我才有了一些反应。让父母更加揪心的是，我的反应极不正常。我双眼歪斜，嘴角抽搐。爸爸心急火燎地找到护士。睡眠惺忪的护士打着呵欠，懒洋洋地说她也没有办法，得等儿科大夫上班了才能检查。父母心急如焚，此时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巴巴地守护着我直至天明。

凌晨雨又下了起来，淅淅沥沥让人说不尽忧愁。天大亮时，雨终于停了下来，朝阳露出了红艳艳的笑脸。

大夫来了，看了看我，让护士给我注射了一支庆大霉素。我嘴角抽搐停止了，双眼合上了，也开始了啼哭。大夫解释说，这是因为产程长，宫内窒息缺氧，脑部受到严重损伤造成的，我可能要卧床终生。

爸爸愤怒地向大夫述说了接生前的混乱情形，并问他医院对此是否担负责任。大夫毫不避讳地说这是院方的责任。爸爸听后，满腔怒火终于爆发，他举起拳头，誓要向医院讨个公道。善良的外公相信我以后会慢慢好起来，他只想息事宁人。“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小鬼争不过阎王，这是古话，认命吧，只要孩子活着就好”，外公流着泪说。“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都说屈死不告状，谁叫咱摊上了？”外公劝道。父亲抱头蹲在地上，发疯地揪自己的头发，一绺又一绺，他终于没能忍住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自己认命的父亲，并不认女儿的命运，他要女儿好起来，要活得和别家孩子一样好。他一门心思照顾我们母女，几天后，父母抱着我，也抱着一腔愤懑，离开了那个门口上写着“向白求恩同志学习！为人民服务，救死扶伤！”字样的医院。

“原来我的残疾也和医院有关，爸，通过我在网上聊天，得知大部分脑瘫患者都是因接生不及时造成的，想不到我也是这样。”后来，父亲告诉我这些事情后，我气愤地对父亲说，这样不负责任的医生怎么会这么多，他们不知道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吗？

“对，你的残疾是医生一手造成的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我想，